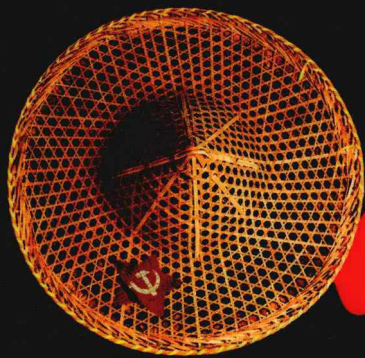




红药

Hongyao

一场关系生死的特殊较量
一次寻找『内鬼』的复杂行动

张品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红药

张品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药 / 张品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500-0046-9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2082号

红 药

张品成 著

策 划	周 文
责任编辑	姚雪雪 毛军英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46-9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0-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 一、前铺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戮 001
- 二、以往喧闹的地方只剩下了这五个人 004
- 三、谁都会怀疑有内鬼 007

第二章

- 一、我们要继续 010
- 二、这些伤兵现在交在他手里 012
- 三、他作出了抉择 014
- 四、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玩个什么名堂 016
- 五、上级想着这棵铁树能开花 019

第三章

- 一、救治伤员要紧 023
- 二、许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 025
- 三、谁都不想看着鲜活的生命
像烟尘一样在自己眼前消失 029

第四章

一、医生要做医生该做的事	033
二、这还真是个事	035
三、死马当做活马医	038
四、诸葛速泰的心也成了一块石头	041
五、一路上有了那纸条还算有惊无险	043

第五章

一、我妹就这么个人	045
二、看来他真的会看点天象	048
三、我不能是无所事事的人	050
四、她很乐意齐满年来找她	052
五、他找你要胳膊	057

第六章

一、黄肃禄咬着牙最后下了那个决心	060
二、那不是天方夜谭	062
三、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教堂	066
四、万豪仁没想到刘阿平贼喊捉贼	069
五、不能让杀戮的事再在前铺发生	072

第七章

一、你弄了个吃货来	074
二、委屈兄弟你了	076
三、非常迷惘，不是一般的迷惘	081

四、白长吉把事情说得很严重	084
---------------------	-----

第八章

一、这事太重大了	087
二、刘银凤一到前铺就注意到这张脸	091
三、身正不怕影斜	094
四、人死灯灭	097
五、这男人就是好	099

第九章

一、我要求做点事	102
二、你要是不走就好了	104
三、大家把收获在坪里一字摆开	109
四、毕有康下了走的决心	112

第十章

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116
二、他们本来就是我的病人	119
三、那些东西真是名堂得可以	121
四、很有意思的一种现实	124

第十一章

一、他实在有些舍不得这个男人	129
二、眼见为实	133
三、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谜	136

第十二章

- 一、一条胳膊换五亩地 141
- 二、他想让笑多多地拥挤在那些伤残男人的脸上 ... 145
- 三、有人在搞鬼 147
- 四、文各滔怎么会是糍粑? 151

第十三章

- 一、男人做大事情 155
- 二、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158
- 三、这是好事 161
- 四、猫哪有不沾腥的时候? 163
- 五、我想挑只猫 167

第十四章

- 一、他一直觉得他的努力绝不会是枉费心机 170
- 二、林北放觉得为毕有康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171
- 三、齐满年把报纸烧了 174
- 四、人活个尊严 177
- 五、他走的是一步险棋 180

第十五章

- 一、人算不如天算 185
- 二、引蛇出洞 188
- 三、出了大事情 190
- 四、得人心者得天下 195

第十六章

一、他内心纠结着许多东西	200
二、他们不是一般的人	201
三、就算做场善事积点阴德哟	203
四、林北放觉得有种莫名的惶然	205
五、我们是医生	207
六、他些许的失落很快被风吹得烟消云散	209

第十七章

一、一场批评弄成了街角巷尾的戏谑	212
二、刘锡吾觉得应该找妹妹刘银凤谈一下	215
三、入土为安	217
四、刘锡吾觉得齐满年的笑像刀子	221

第十八章

一、他说他连自己都怀疑	224
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27
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31
四、殊途同归	233

第十九章

一、齐满年突然改主意了	236
二、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239
三、没药一切都是空的	241
四、林子里有人	243

五、他觉得手心儿有些痒痒	247
--------------------	-----

第二十章

一、我不能看着他往火坑里去	250
二、事情的结局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255
三、鸡毛信	257

第二十一章

一、有一只手把他全身抽空了	261
二、谁也没想到齐满年会在那地方	265
三、我看是出鬼了	266
四、那支队伍离开了那个叫前铺的地方	272

后 记	277
-----------	-----

第一章

一、前铺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戮

刘锡吾来到前铺的三天前，那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屠戮。红军前医院医官、看护、伤病员，连同前铺村老少乡亲一百九十八人除五人幸存外全部被杀。

那天，刘锡吾站在汉九峰最高处的那块大石头上一口气把那两包“哈德门”抽了个精光，他以为烟能把身上某种东西冲淡一些。是那种仇恨，是埋尸时身上沾上的血腥气息，还是隐隐的那种怨气？但不管是什么，他没能看到想要看到的结果，那烟显然丝毫没有作用，身上那种气味愈加地浓烈起来。

刘锡吾在那狠劲地顿了顿脚，“扑啦啦！”红红的一团从草丛间蹿起，刘锡吾漫不经心地看了那只野鸡一眼，从齿缝里跳出一句恶狠狠的咒骂来。他当然不是冲着野鸡去的，按说是他惊扰了人家，人家好好

的，在那觅食或者孵蛋，他把人家的美好变成了惊恐。一个男人，想起这他多少有些歉疚才是。怎么会咒那只山禽？他不知道骂谁，骂那些偷袭者？那不只是骂骂的事了，那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是个千刀万剐难解心头之恨的事。他咬牙齿，他觉得牙根那酸酸的，咬了一天下来，弄得牙根那酸不拉叽的。想想，他是骂自己，自己身上常常有些说不清的晦气事情，比如说在前线仗打得顺畅频频告捷时，突然就有命令叫你这个指挥员去后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晦气使得医院处于这种境地，还是因为晦气他才来到这地方？

他那么想着，想不明白。

他想，首长绝不是要他来收尸的，首长跟他说这事时惨案并没有发生，首长没有先见之明。

那天，刘锡吾率领他的连队打退了白军第六轮攻击，他和他的连队正杀得眼红，这时，就看见硝烟拂荡了一下，现出一团黑影，不是别人，是师部通讯员凯子。

凯子你怎么来了？！刘锡吾有些吃惊，他想凯子来肯定带来了上头新的指示，他觉得这很好，五连是好样的，五连能完成任务。你看见没，五连以一当十。当初不是有人怀疑过，可现在你看看！

凯子喘着气，师部命令……

刘锡吾抹着满头满脸的汗，他那时没想什么，他觉得这时候凯子的出现他不应该吃惊，他们的表现足以让师部予以充分的信任。上头要给他新的任务。有攻坚战要他们去突击。

但看了那纸命令，他拉下了脸。

命令叫他们换防。其实这也正常，五连血拼了六天，虽然抵挡强敌数重攻击，但自己也减员不少。换防也是出于战略考虑。可接下来的事他就有些疑惑了。

他记得那天天有些阴沉，他去了师部。

师部设在葛家祠堂，祠堂有些旧，但却是由十六根石柱支撑起来

的。那些石柱都粗细合适，上半截刻着些彰示族训和家族显赫历史的、看得出葛氏家族兴旺的楹联，下半截却蔓生了些苔藓。

刘锡吾吸了吸鼻子，黛绿间溢出一种气息。一些红蚂蚁在略显湿润的苔藓间爬来爬去。

他看见师长趴在那张八仙桌上正看着什么。刘锡吾报告了一声，师长抬起头朝他招了招手：“来来，锡吾呀，你来看看……”

刘锡吾走过去，看出师长注视着的是那张缴获来的本省地图，直到那时，刘锡吾仍然相信等待他的将是艰巨的战斗任务。

“我要派你个新任务。”

“锡吾一定尽职尽责！”刘锡吾朝师长笑了笑，然后俯身看去。

师长的手指一直没离开那张地图，刘锡吾盯着那只手，那只手现在正放在那个叫钱家湾的地方，他刚刚从那来，在那他们已经抵挡了白军数番进攻，现在队伍正发起反攻。他以为师长的手会往上挪动，然后停在某个地方。

可是没有，师长的手下移着，移到正好与刘锡吾期望的相反的一个地方。师长指了指地图上的那个地方，刘锡吾曾在镇上药铺里学过一年徒，认识几个字，他认出了那两个字：前铺。然后他脸上的笑就像被什么一下子抽了个精光。

“前铺？！”他愣了，他那么看着师长。

“你们要我们连去那地方？”他说。

“不！就你一个人。”师长说。

刘锡吾知道有前铺那么个地方，那是后方。难道让我去那？去那做什么？重要任务？他想不出在前铺有什么重要任务，那不是前线。

师长说：“派你去加强医院的工作。”那时候刘锡吾才知道前铺有个红军医院。

“去医院？让我去医院？”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

“糊弄嘛！”刘锡吾吼了一声，他就这脾性，一急声音就大起来。

“嗯！你看你……齐政委出了场事故牺牲了，上级决定派你去。”
师长摊开双手。师长没发火。

刘锡吾有些意外，他想，师长脸上至少会黑下一截，但师长没有。

“你以为我愿意放你走？上头想得周全，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那些伤病员，哪一个也不是孬种，所以我们得派最好的同志去医院工作。”
师长说。

刘锡吾觉得无论是师长的态度还是那些道理都让他无话可说。

二、以往喧闹的地方只剩下了这五个人

他来了前铺。但不是先前的前铺了。

现在他看见的是另一种情形，他有些犹豫不决。留吧，眼前发生的一切别说自己就是总部也措手不及。派他来医院工作，然而医院现在名存实亡。走吧，刘锡吾似乎也觉得不妥，再说这也实在窝囊得说不出口。他也说不清怎么你刘锡吾去了事情就这么个样子？

跟我扯不上吧？

哦哦！对，刘连长才去，连人照面也没打。

哦，这样呀？！那只能说是晦气。

他听到周边一片叽喳，听不清那些人在说些什么，但他看出那些人眼里有东西，分明是一句话：是医院晦气还是你刘锡吾晦气呢？

其实没人说他，声音来自他自己心里。他没再往那条路走下去，他打消了返回的主意。

后来刘锡吾就站在前铺村口的那块大石头上，周边是烧成废墟的村庄和过了火的树林，那种灰烬的气味顽固地扑鼻而来，夹杂着女人时而

漫起的哭泣声。

四男一女站在那。以往喧闹的地方只剩下了这五个人，他们全是医院的人，也许村人还有活口，但早被那场突如其来的杀戮弄得魂飞魄散而远走高飞了。他看了看仅存的那几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在埋尸的过程中初步了解了对方。当然也不过是三言两语的事，那种时候大家心情憋闷，没说话的心思。他们知道刘锡吾是上头派来的。

宋成庚说：“怪了，上头好像知道要出事，这种时候派你来？”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种时候来？”有人说。

“你命大。”他们说。

“拿根纸烟大家抽抽。”有人笑笑地跟他说。

刘锡吾没有说话。他想，这种时候还有人笑得起来，他记住了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叫黄肃禄。这个土匪出身的汉子似乎生呀死的见得太多了，对这一切已经麻木，甚至笑笑地向他讨要香烟。他们知道他荷包里有两包“哈德门”。

他们坐在潮湿的新土上抽了一会儿烟，互相介绍了下名字。那时候还没有哭声，哭声是凌信瑛带来的。他们把死去的人草草掩埋后，凌信瑛就出现在那蓬冬茅前面。

谁都没想到凌信瑛还活着，前铺遇袭的时候，她正在河溪里洗绷带。

白军封锁严密，绷带奇缺，一块纱布要反复使用。

凌信瑛洗绷带，正是黄昏时候。那天天气好景致也好，她就唱上了山歌，也许是唱歌分了神，一条绷带被水流裹了去。她追那条纱布，水流湍急，竟然追出了老远，一直追到那口潭的边上。直到一根老树挂住了那条绷带，凌信瑛才松了一口气。

那时天已经黑了，等她再气喘吁吁沿了那溪摸黑回来，就看见了那惨烈血腥的场面。

她晕倒在草丛里。第二天天亮有人发现了她，以为那时候她已成为一具尸体，可踢了踢，凌信瑛竟然坐了起来。

宋成庚和黄肃禄都吓了一跳，他们在医院里工作了多年，但还是吓得不轻。

醒过来的凌信瑛开始号哭。他们问起她怎么会在这儿，她说起那条绷带。

“你真命大！”黄任许说。

宋成庚说：“我们几个谁不命大？”

文各滔会写写算算，在医院做司务长，前些日子医院粮米眼见要断了，他去了边贸局一遭。而宋成庚和黄任许那天则进山采药。谢人希和黄肃禄活下来更是有些离奇，医院里死了个重伤员，正是黄昏，他们觉得人死了放在那过夜有点那个，两个人就抬了那尸体去埋。才把人落土，那边就起了异常，枪声大作。他们想冲去救人，拨开茅草一看，大势不好，火光中那偷袭者全都手持两把匣子。

他们手无寸铁不说，更何况那些偷袭者来者不善。他们藏身在坟窟里，借助阴冷的坟墓躲去一劫。

“命不好的就是你了，老刘。”有人对刘锡吾说。

刘锡吾笑了笑：“现在不是谈说命运的时候……”

“再来一根烟。”

刘锡吾摊了摊手。

五个人都那么看着他，他们不相信刘锡吾的话，身上有两包烟的，才一天，烟竟然没了，又没别的人抽？当然，刘锡吾不可能把烟藏起来，现在，他连藏烟的地方也找不着。黄肃禄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入队伍前做过绿林。他没管那么多，他掏着刘锡吾的荷包。

“真的没了，这鬼！”

“你说不谈命运谈什么？”

“我们要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刘锡吾说。

黄肃禄说：“还能怎么办？医院没了，我们找队伍去。”

宋成庚说：“我们没有接到那个命令。”

也许命令明天就到，也许不必等那么久，今天就可能收到。

刘锡吾看了看天空，天空阴霾密布。医院横遭劫难，群龙无首。他刘锡吾难说得上名正言顺，可派了来确是领导有意图的，他得担起这挑子，哪怕是个烂而又烂的挑子，可他却对医院情况一无所知，对这周边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他想把这几个幸存下来的人召集起来开个会，然而面对这一切，他真的无从做起，也没话可说。

“好吧，你们就在这等我，在我回来之前谁也不准离开！”

“你准备去哪？”

“我得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上级，讨要他们的指示。”

“你带我们走吧，在这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黄肃禄咬着牙齿说。

“我得在战场上跟他们相见，我们得报仇！”他说。看得出，他心里确实窝着一团火，他的两个弟兄也在这场杀戮中死了。黄肃禄绿林出身，他也杀过人，可从没杀过老人和孩子，更不杀伤兵。他想，那帮人真是一群畜生。

“你们等我的消息。”刘锡吾跟那几个人说。

三、谁都会怀疑有内鬼

刘锡吾出现在总部那间祠堂时，陈顺为正在听一个裹头巾的人说话。那人的装束像个排客，但刘锡吾知道那不是个排客，多半是队伍上派出的探子。难怪在祠堂门口那个卫兵拦住了他。

“我有紧要的事，十万火急。”刘锡吾对卫兵说。

“首长在谈的事也是紧要事情，他有交代。”

“那我在这里等。”

卫兵认识刘锡吾，他们是一个乡的人，他知道刘锡吾不是十万火急

不会是这么个样子。他朝刘锡吾点了点头：“我帮你看看去！”

卫兵回来时对刘锡吾说：“首长叫你进去，看样子那边要完事了。”

那边没跟卫兵说的那样很快完事，刘锡吾看见那个缠头巾的男人絮絮叨叨地说着话，没完没了。那人有些啰唆，问题是陈顺为容忍了那种絮叨，说明他们要说的事也很重要。

刘锡吾点了锅烟“吧嗒吧嗒”地抽着。男人嘴里跳出的字像一些苍蝇透过淡淡的烟雾钻进他的耳朵里，让他很不舒服，他听不清他们说个什么，听清楚了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不舒服了。

终于，他看见陈顺为朝他招了招手，那个裹头巾的男人晃了一下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有些啰唆。”他跟陈顺为说。陈顺为是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负责人，还管着保卫的一些事务。

很快，刘锡吾发现自己也很啰唆，他说起那些事来头绪就没有了，那太惨了，一想起那情形，他脑壳里翻搅着一种东西让他语无伦次。也许那个裹头巾的男人叙述的也是同样的一场事情哩。白军的“进剿”越来越残酷，手段越来越凶狠。到处都是杀戮，到处都是惨烈，心里翻搅的东西也越发多起来，人也似乎更爱倾诉了。

刘锡吾把前铺的情况跟参谋陈顺为说了。

陈顺为的表情很严肃，他从齿缝里蹦出一句恶毒的咒骂来。陈顺为是个儒雅的男人，他好像从不这样，这事太严重了，这事也太棘手了，也许整个总部的人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你现在怎么想的？”陈顺为看着刘锡吾说。

“我还能怎么想？我等总部的指示……”刘锡吾说。

“我以为你说你不会留下来。我以为你说你要回队伍。”陈顺为听完刘锡吾的絮叨后这么说。

“我为什么会走？”

“我以为嘛……”